

官员任期、官员特征与经济增长目标制定^{*}

——来自 230 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余泳泽 杨晓章

内容提要:针对中国官员考核中出现的“官出数据,数据出官”现象,本文通过搜集整理 2002—2014 年 230 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考察了官员的任期和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完成情况的影响,重点关注了“官出数据”的经验证据。研究显示:(1)相对于市长,市委书记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影响更大。市委书记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制定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2)市委书记在任期内对经济增长目标及完成情况的影响呈“倒 U”型趋势;(3)中西部地区和三、四、五线城市市委书记任期的变动对经济目标的制定和完成情况的影响更强,东部地区和一、二线城市市长任期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目标及完成情况的影响更明显;(4)党代会的召开和省与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本研究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经验证据,有助于对政府经济绩效目标制定和考核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关键词:官出数据 经济增长目标 官员任期 官员特征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除了这段时期较好的世界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外,大部分学者将财政和行政分权化改革的体制性因素作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Qian & Weingast(1997)和 Qian & Roland(1998)提出了“中国特色联邦主义”理论,认为政治上集权、经济上适度分权的行政体制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根本性的体制性原因。中央政府对绩效评价与自上而下的政府官员任命制相互耦合,共同构成了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黎安(2007)系统地提出了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理解政府激励与经济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 GDP 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

大量研究显示,基于“GDP 锦标赛”的“标尺竞争”行为主要归因于官员的任期制和异地交流的惯

例。一个地方官员如果想获得晋升机会,就必须在有限的任期内通过经济发展成就向中央传递代表个人能力的信号。于是,众多研究尝试检验“晋升锦标赛”或“晋升标尺赛”假说的存在,也就是“数据到底能不能出官”。其中,Li & Zhou(2005)、周黎安(2004)证实了地方官员在任期内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能够显著提高其晋升和连任的概率。徐现祥、王贤彬(2010)也验证了地方官员对政治激励会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但很多研究并没有发现“晋升锦标赛”存在的证据(Landry, 2003; Oppen & Brehm, 2007; 陶然等, 2010)。杨其静、郑楠(2013)收集整理了 2003—2012 年市委书记的相关数据,并没有找到支持“晋升标尺赛”假说和“锦标赛”假说的证据。所以,有关“数据出官”的检验,现有文献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

虽然在学术上并未完全支持“数据出官”的“晋升锦标赛”理论,但在现实中的“官出数据”是广大媒体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有关数据注水、政府干预

^{*} 余泳泽、杨晓章,南京财经大学产业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210023,电子邮箱:yongze125@126.com。本文受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适宜性创新模式选择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创新价值链与空间外溢视角”(71403115)、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中国式分权、适宜性创新模式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015T80176)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统计数据的典型案例层出不穷,并且大部分矛头都指向了“数据出官”的官员晋升考核体制,认为地方统计数据造假的原因是考核评价机制使官员陷入“官出数据,数据出官”的怪圈。统计数据造假,不仅直接影响部门决策,更透支政府公信力。“官出数据,数据出官”的逻辑在于,中央政府通过年初制定经济增长目标进而将此目标“层层加码”给各级政府(周黎安等,2015),地方政府在制定目标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了向上级传递积极而富有竞争性的信号,地方政府会干预制定既符合上级需求又能体现自身能力的经济增长目标,进而获得“晋升锦标赛”的有限“入场券”。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如何制定一个有效且有激励作用的经济增长目标尤为重要。

综合已有研究来看,有关“数据出官”的经验证据较多,研究涉及省级层面、地市级层面甚至县级层面。但关于“官出数据”的经验证据相对较少,特别是有关官员更替和官员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相关证据相对不足。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从230个地级市层面探讨官员的变动和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及完成情况的影响。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模式将政府之间的竞争变成了简单的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机制,这种自上而下的高度分权的结构形成了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共识和强大激励(张军、高远,2007;张军、周黎安,2008)。与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Martinez-Vazquez & McNab, 2001; Baicker, 2005)不同,中国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王永钦等,2007)。

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治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显性治理模式,一种是采用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直接任命、任期控制以及异地任职等隐形治理方式(Huang, 2002)。中央在2006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规定》指出,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10年的,必须交流。同时,中央还在同一时间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规定了官员在同一层次职务的任期不能超过15年。官员的任期制和异地交流等隐形治理方式强化了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锦标赛”。地方官员在有限的任期内如果想获得连任或者晋升的机会,一方面

努力提升本辖区的经济绩效,另一方面制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通过“层层加码”的方式甚至通过数据注水的方式尽可能的完成绩效目标。这里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自上而下的五年规划制定和年初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研究官员任期与官员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影响机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需要关注各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基本过程。只有明确各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基本过程才能知道各级政府官员是否影响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理论上,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要根据上一年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和本地区的经济要素发展情况来综合考虑。通常来讲,本级政府经济绩效目标的设定往往受到上一级政府经济绩效目标“层层加码”的影响,但在“锦标赛”体制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更多地受制于临近地区或经济发展水平较接近地区的影响。对地方政府来说,经济绩效目标制定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政府各部门讨价还价和反复博弈的过程(王汉生、王一鹤,2009)。目标管理理论认为,这种方式会通过组织成员参与设定目标并定期对目标实现程度进行追踪,有助于加强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与反馈,激励作用明显(Burtless et al, 1998)。为了获得稀缺的“晋升锦标赛”的“入场券”,各级政府不得不干预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甚至强加其意志而篡改专业预测(马亮,2013)。这构成了本文的逻辑起点和研究重点。

其次,需要认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决策人和决策动机。政府官员面临的晋升激励是其设定政府绩效目标的主要动力源,也是理解政府绩效目标设定的关键概念。虽然地方政府经济绩效目标的设定是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内部集体协商的过程,但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事关政治生涯的经济绩效目标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地市委书记)手中。对于晋升期望越大的官员往往设置越高的目标任务,同时通过“层层加码”的方式完成这一目标任务进而获得“晋升锦标赛”的有限“入场券”。那么,什么样的地方官员具有较强的晋升动力呢?可以对地方官员的特征进行观察。一般来说,年龄、学历等都是影响官员晋升动力的最重要的特征指标(周黎安,2007;陶然等,2010)。随着干部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官员越年轻越有可能获得晋升的机会。有些学者区分了“升迁有望的官员”(Promotable Officials)和“末班车官员”(Terminal

Officials)。随着官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在晋升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最能体现官员综合素质的学历也是影响晋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具有这种特征的官员往往具有较强的晋升动力,在向上级传递晋升信号的过程中更倾向于设定更高的经济绩效目标(何嘉鑫,2015)。

再次,关注官员任期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是否存在周期性规律。虽然经济增长绩效是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指标,但官员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并非是线性变化的。一般来说,在官员刚刚交流或晋升到一个地方时,往往在任期的前两年设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从而获得上级的认可或传递出上级任命决策的正确性的信息。但是,由于对新的辖区或者新的工作环境不熟悉,新上任的官员也可能会设定一个较容易完成的目标。在逐渐熟悉工作环境和辖区内经济增长要素、逐步掌握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决策权后,会逐步提升经济增长目标,尤其是在任期的后半阶段,往往设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本文认为,官员在上任初制定一个低的经济增长目标,而在任期末制定一个高的经济增长目标。

官员任期的长短会对官员的晋升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影响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我国地方官员的任期为五年,但官员的任期普遍小于五年,均值为四年左右(周黎安等,2015)。如果任期超过均值后,官员预期其升迁的概率降低,发展经济的热情下降,制定的经济目标相对变低。综上所述,官员任期对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呈“倒U型”影响。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由于要素禀赋的不同,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效果不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依托,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需要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党政不分现象相对较少,使党和政府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职能。因此,本文认为东部地区的市长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市委书记对经济目标的影响则会相对变小,而在中西部地区市委书记对经济的干预可能更加强烈。另外,从城市的经济体量来看,经济体量不同的城市其所制定目标完成难度不同。小城市的经济体量小,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可能较高;大城市经济体量大,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可能相对较低。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官员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模式可能会存在差异。

基于此,本文提出三个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1:相对于市长,市委书记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影响更大。市委书记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制定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

假说2:市委书记的任期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

假说3: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官员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模式存在差异。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目前有关官员任期与晋升的大部分经验研究尤其是“官出数据”的研究大多采用了省级层面数据。由于省级官员的任期与晋升以及经济增长目标制定较多地受制于政治因素,采用省级层面数据验证“官出数据”往往得不到可信服的结论。与省级政府相比,市县政府所承担的政治职能要弱得多,而发展地方经济的职能更突出。在经济绩效考核方面,市县级领导也是主要考核对象。考虑到县级领导的个人特征数据难以被系统性地获取,本文采用全国地级市数据进行验证。目前以全国各地市级领导为研究样本的经验研究有Landry(2003)、姚洋、张牧扬(2013)和杨其静、郑楠(2013)等。本文选取2002—2014年我国23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自各地级市政府网站的政府工作报告、地方年鉴以及公开网站。本文收集指标有:每一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市经济增长目标^①、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国家经济增长目标及实际经济增长率。官员特征数据包括:市长任期、市委书记任期、市委书记年龄、市委书记学历、市委书记专业、升职还是平调、是否外调等。对官员特征的定义,主要参考了姚洋、张牧扬(2013)和杨其静、郑楠(2013)等的做法,其中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任期采用了从上任到离任的时间。市委书记专业如果为理工科记为1,其他专业记为0。鉴于57岁是官员晋升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市委书记年龄在57岁以上记为1,57岁以下记为0。对于升职和平调的定义采用杨其静、郑楠(2013)的做法,以正式的行政级别变化来定义晋升。各变量设计见表1。

(二)变量描述及统计性特征

表2描述了230个地市2002—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情况。从表中的数据来看,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集中在5%~15%的区间,该目标区间的样本数占到了总样本的90%以上,增长目标在10%

以上的样本数也占到了70%以上,也就是说在2002—2014年各地级市大多都设定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各市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80%的样本在5%~15%的区间,接近20%的样本在15%~20%的区间。实际增长率在10%以上的接近80%,这说明这段时期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较好。从整体趋势来看,实际经济增长率略高于所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没有城市所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低于所在省份所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且高于所在省份经济增长目标15%以内的样本占到了90%左右;从完成情况来看,92%的样本都超额完成了所在省份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也证实了周黎安(2015)关于各层级政府之间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的观点。

表3给出了国家、省级和地市级2002—2014年

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的统计性描述。从表3可知,国家、省级和市级各层级的经济增长目标完成率较高,都在60%以上。其中,国家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最好,在13年的样本中,有11年超额完成了所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完成率达到了84.6%。其次是省级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情况,完成率达到了82.6%。市级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率最低,样本中只有68.9%完成了所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有31.1%的城市没有完成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从样本的波动来看,市级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的波动最大,有57个样本经济增长率超过了所制定经济目标的5%,甚至有10个样本经济增长率超过了所制定经济目标的10%。而省级和国家超额完成所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的样本中,超额范围都在5%以内。

表1 主要变量描述

	变量名	变量	变量描述
因变量	goal	地市经济增长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市经济增长目标
	digoal	地市超额经济增长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市经济增长目标与省级经济增长目标之差
	fgoal	地市增长目标完成值	当年该地市经济增长率
	difgoal	地市超额经济增长目标完成值	当年地市经济增长率与省级经济增长率之差
官员任期	submay	市长任期	市长从上任到离任的时间
	submay ²	市长任期的平方	由市长任期的平方得出
	sub	市委书记任期	市委书记从上任到离任的时间
	sub ²	市委书记任期的平方	由市委书记任期的平方得出
官员特征	age	市委书记年龄	市委书记年龄在57岁以上记为1,57岁以下记为0
	sch	市委书记学历	市委书记的学历在研究生及以上记为1,研究生以下记为0
	maj	市委书记专业	市委书记的初始学历为理工农医专业记为1,人文社科类专业记为0
	pro	升职、平调还是降职	市委书记是升迁而来记为1,平调记为0,降职记为-1
	trans	是否外调	市委书记是由本地升迁记为1,由外地调任过来记为0
控制变量	corr	腐败	市长以上级别官员当年有人贪污记为1,没有腐败记为0
	par	是否开党代会	前年和当年开过党代会记为1,否则记为0
	imact	是否成功申办国家级以上重要赛事和活动	该城市成功申办过重要赛事,从申办成功到正式举行期间记为1,否则记为0
	pgoal	省级经济增长目标	该市所在省当年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ngoal	国家经济增长目标	当年国家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dipgoal	省级超额经济增长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中本省经济增长目标与国家经济增长目标之差
	fgoal	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完成值	当年该省经济增长率
	fngoal	国家经济目标完成值	当年国家经济增长率
difpgoal	省级超额经济增长目标完成值	当年省级经济增长率与国家经济增长率之差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表2 按照市级经济增长目标及完成情况高低分组统计情况

变量 分组(%)	goal		fgoal		变量 分组	digoal		difgoal	
	次数	占比(%)	次数	占比(%)		次数	占比(%)	次数	占比(%)
-15~0	0	0	18	0.60	小于-10	0	0	14	0.47
0~5	4	0.14	58	1.94	-10~0	600	20.07	778	26.02
5~10	828	27.69	487	16.29	0~2	1401	46.86	1555	52.01
10~15	1986	66.42	1825	61.04	2~4	708	23.68	440	14.72
15~20	151	5.05	555	18.56	4~6	180	6.02	141	4.72
20~25	20	0.67	40	1.34	6~8	52	1.74	30	1.00
25~30	0	0	4	0.13	8~10	34	1.14	16	0.54
大于30	1	0.03	3	0.10	大于10	15	0.50	16	0.54
合计	2990	100	2990	100	合计	2990	100	2990	100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表3 按照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高低分组统计情况

变量 与目标值差值(%)	市级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		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		国家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小于0	930	31.10	52	17.39	2	15.38
0~5	1993	66.66	247	82.61	11	84.62
5~10	57	1.91	0	0	0	0
大于10	10	0.33	0	0	0	0
合计	2990	100	299	100	13	100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三)模型设定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定义为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和所在省经济增长目标的差距,其中直辖市为与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的差距,设定计量模型为:

$$cgoal_{it} = \alpha_0 cgoal_{it-1} + \alpha_1 submay_{it} + \alpha_2 sub_{it} + \alpha_3 feature_{it} + \alpha_4 control_{it} + \epsilon_{it} \quad (1)$$

$$dgoal_{it} = \alpha_0 dgoal_{it-1} + \alpha_1 submay_{it} + \alpha_2 sub_{it} + \alpha_3 feature_{it} + \alpha_4 control_{it} + \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cgoal$ 代表地市经济增长目标($goal$)和地市超额经济增长目标($digoal$); $dgoal$ 代表地市经济增长目标完成值($fgoal$)和地市超额经济增长目标完成值($difgoal$)。 $submay$ 表示市长的任期, sub 表示市委书记的任期。 $feature$ 表示官员特征变量,包括市委书记年龄、学历、专业、升职还是平调、是否外调等信息。为了控制政治周期、大型赛事以及国家和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和完成情况对市级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是否开党代会、是

否成功申办国家级以上重要赛事和活动,以及市所在省经济增长目标及超额完成情况,国家经济增长目标及超额完成情况等变量。同时,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城市上一年经济增长目标和城市GDP。实证模型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实证模型中涉及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4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分析

为了便于直接观察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首先将市长和市委书记任期等核心变量与经济增长目标进行了散点图(图1~图4)分析。

从散点图可知,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官员任期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呈“倒U”型。在任期限短的官员往往制定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任期长的官员则制定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任期过长的官员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对较低。

表 4 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oal	2990	11.88	2.44	2.9	30.7
digoal	2990	1.99	2.05	-7.1	20.7
fgoal	2990	12.57	3.91	-11.5	109
difgoal	2990	0.86	3.13	-18.7	101.2
submay	2986	3.77	1.79	0	12
submay ²	2986	17.39	17.58	0	144
sub	2986	4.15	2.01	1	13
sub ²	2986	21.23	21.08	1	169
age	2974	0.04	0.20	0	1
sch	2973	0.49	0.50	0	1
maj	2974	0.13	0.34	0	1
pro	2975	0.44	0.50	-1	1
trans	2975	0.36	0.48	0	1
corr	2978	0.04	0.19	0	1
par	2989	0.39	0.49	0	1
imact	2986	0.07	0.25	0	1
pgoal	2990	9.89	1.11	7.5	14
ngoal	2990	7.83	0.82	7	10.3
dipgoal	2990	2.06	1.17	-2.3	6.5
fpgoal	2990	11.71	2.16	4.9	17.4
fngoal	2990	9.13	1.18	7.4	11.4
difpgoal	2990	2.58	1.56	-3.2	7.8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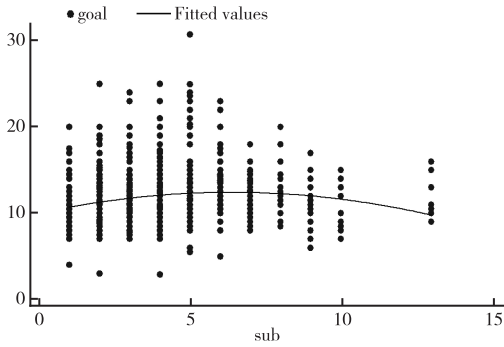


图 1 市委书记任期与经济增长目标关系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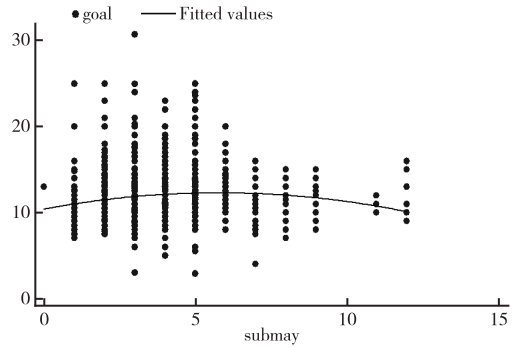


图 2 市长任期与经济增长目标关系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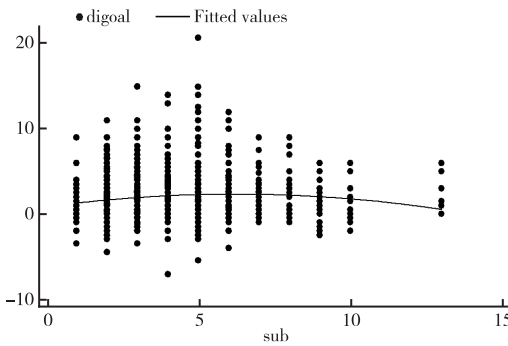


图 3 市委书记任期与超额经济目标关系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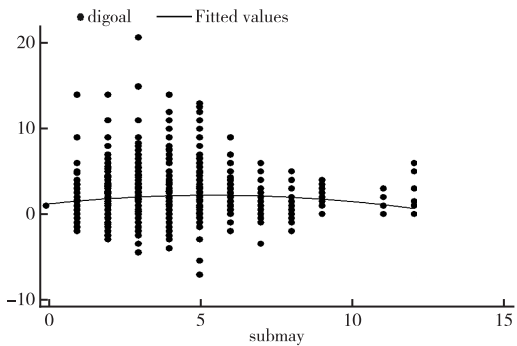


图 4 市长任期与超额经济目标关系散点图

(二) 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

参考周黎安等(2015)的做法,本文采用了固定效应,实证结果采用稳健标准误,并进行城市层面的cluster调整以保证结论的稳健。

1. 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表5报告了官员任期和个人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的实证结果。第(1)~(5)列是分别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从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来看,大部分实证结果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为此,我们采用第(5)列的结果作为最终的解释。从第(5)列的结果来看,市长和市委书记任期对经济增长目标有正的影响,且市委书记的影响相对更显著。从市长和市委书记任期变量的平方项

来看,两者都为负,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官员特征变量中,年龄对经济增长目标具有明显的负效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官员的学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官员学历本身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影响较小。在2003年,230位市委书记中只有79位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2014年增至173位。市委书记教育程度的大幅提升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没有起到相应的指导作用。从专业背景来看,理工科出身的官员更愿意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在控制变量中,党代会和重要赛事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有正的影响,省和国家的经济目标对市级经济目标也有显著的正影响,并且上一年所设的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当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

表5 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submay	0.173*** (0.044)	0.355*** (0.130)	0.307** (0.126)	0.126 (0.092)	0.051 (0.089)
sub	0.228*** (0.043)	0.643*** (0.154)	0.668*** (0.157)	0.354*** (0.127)	0.342*** (0.103)
submay ²		-0.025 (0.015)	-0.020 (0.014)	-0.013 (0.010)	-0.004 (0.010)
sub ²	-0.049*** (0.018)	-0.051*** (0.018)	-0.030* (0.016)	-0.033*** (0.012)	
age			-0.646*** (0.186)	-0.407** (0.175)	-0.528*** (0.159)
sch			0.671*** (0.137)	0.190* (0.105)	-0.043 (0.085)
maj			-0.025 (0.158)	-0.291** (0.122)	-0.348*** (0.111)
pro			0.078 (0.185)	0.043 (0.141)	0.048 (0.119)
trans			-0.045 (0.206)	0.069 (0.152)	0.070 (0.125)
corr			-0.190 (0.260)	-0.171 (0.162)	-0.096 (0.146)
par			0.408*** (0.070)	0.010 (0.074)	0.226*** (0.065)
imact			0.755*** (0.199)	0.580*** (0.163)	0.360*** (0.112)
pgoal				1.167*** (0.055)	0.874*** (0.061)
ngoal				0.351*** (0.056)	0.195*** (0.050)
goal_1					0.315*** (0.027)
_cons	10.29*** (0.161)	9.344*** (0.263)	8.867*** (0.322)	-3.603*** (0.674)	-2.886*** (0.654)
N	2986	2986	2973	2973	2748
R ²	0.067	0.077	0.112	0.423	0.448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0%、5%和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2. 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超额经济目标的影响。相对于官员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我们更关心官员在有限任期内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差异性影响。本文以市级经济目标与所在省经济目标的差额表示超额经济目标,研究官员任期和官员特征对市级超额经济目标的影响,表6报告了实证结果。

从表6可知:(1)市委书记在任期内对超额经济目标产生“倒U”型影响,相对来说,市长的任期对超额经济目标的影响并不显著;(2)高年龄的市委书记对超额经济目标的影响为负;(3)理工专业背景的官员在其上任后有压低经济增长目标的倾向;(4)市委书记的学历、是平调还是升职以及是否为本地官员等特征因素对任期内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没有显著影响;(5)党代会的召开、重大赛事的举办以及省与

国家超额经济目标的制定对官员任期内的超额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具有较强的正影响。

3. 异质性分析和进一步探讨。考虑到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东部和中西部差异较大,本文将230个城市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进一步检验,以观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区域官员任期与特征对超额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有何不同。为控制城市经济体量差异对经济目标的影响,参考《第一财经周刊》2016年对城市的分类,将230个城市分为一、二线和三、四、五线城市两组进行对比分析。表7报告了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超额经济目标的影响;表8报告了一、二线和三、四、五线城市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超额经济目标的影响。

表6 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超额经济目标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submay	0.079** (0.032)	0.200** (0.098)	0.176* (0.097)	0.126 (0.092)	-0.021 (0.085)
sub	0.144*** (0.033)	0.455*** (0.128)	0.454*** (0.131)	0.354*** (0.127)	0.321*** (0.098)
submay ²		-0.017 (0.011)	-0.014 (0.011)	-0.013 (0.010)	0.004 (0.010)
sub ²		-0.037** (0.016)	-0.037** (0.016)	-0.030* (0.016)	-0.031*** (0.012)
age			-0.448** (0.173)	-0.407** (0.175)	-0.394*** (0.143)
sch			0.330*** (0.108)	0.190* (0.105)	0.032 (0.080)
maj			-0.227* (0.121)	-0.291** (0.122)	-0.271*** (0.103)
pro			0.044 (0.147)	0.043 (0.141)	0.045 (0.115)
trans			0.058 (0.159)	0.069 (0.152)	0.036 (0.118)
corr			-0.246 (0.162)	-0.171 (0.162)	-0.061 (0.135)
par			0.245*** (0.062)	0.010 (0.074)	0.188*** (0.065)
imact			0.559*** (0.180)	0.580*** (0.163)	0.282*** (0.108)
ngoal				0.518*** (0.075)	0.250*** (0.075)
dipgoal				0.167*** (0.055)	0.045 (0.051)
digoal_1					0.376*** (0.032)
_cons	1.100*** (0.130)	0.416* (0.214)	0.196 (0.268)	-3.603*** (0.674)	-1.515** (0.647)
N	2986	2986	2973	2973	2748
R ²	0.034	0.042	0.063	0.104	0.212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是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7 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超额经济目标的影响

变量	东部			中西部		
submay	0.441*** (0.145)	0.382*** (0.137)	0.155 (0.116)	0.020 (0.141)	-0.025 (0.126)	-0.097 (0.131)
sub	0.240 (0.184)	0.132 (0.178)	0.130 (0.121)	0.662*** (0.148)	0.568*** (0.149)	0.502*** (0.133)
submay ²	-0.035** (0.015)	-0.034** (0.014)	-0.011 (0.012)	-0.005 (0.018)	-0.004 (0.016)	0.006 (0.017)
sub ²	-0.009 (0.022)	-0.002 (0.021)	-0.008 (0.013)	-0.065*** (0.017)	-0.059*** (0.018)	-0.054*** (0.016)
age	-0.327 (0.287)	-0.240 (0.285)	-0.266 (0.242)	-0.557*** (0.203)	-0.519** (0.212)	-0.480*** (0.174)
sch	0.529*** (0.156)	0.426*** (0.149)	0.180* (0.107)	0.179 (0.143)	0.019 (0.139)	-0.075 (0.115)
maj	-0.286 (0.181)	-0.350** (0.175)	-0.285** (0.137)	-0.160 (0.159)	-0.193 (0.163)	-0.191 (0.151)
pro	0.178 (0.158)	0.210 (0.152)	0.175 (0.118)	-0.177 (0.230)	-0.210 (0.215)	-0.155 (0.188)
trans	-0.116 (0.190)	-0.135 (0.175)	-0.156 (0.129)	0.309 (0.240)	0.366 (0.230)	0.292 (0.192)
corr	-0.027 (0.223)	0.032 (0.211)	0.076 (0.166)	-0.369 (0.235)	-0.295 (0.237)	-0.153 (0.204)
par	0.277*** (0.102)	0.092 (0.125)	0.325*** (0.092)	0.217*** (0.073)	-0.076 (0.080)	0.059 (0.085)
imact	0.619*** (0.181)	0.633*** (0.164)	0.233** (0.109)	-0.752*** (0.134)	-1.165*** (0.157)	-0.756*** (0.150)
ngoal		0.531*** (0.123)	0.253** (0.100)		0.551*** (0.091)	0.313*** (0.100)
dipgoal		0.247** (0.103)	0.158** (0.080)		0.137** (0.061)	0.009 (0.062)
digoal_1			0.428*** (0.040)			0.322*** (0.046)
_cons	0.020 (0.405)	-3.956*** (1.045)	-1.870** (0.870)	0.182 (0.328)	-3.850*** (0.841)	-1.946** (0.868)
N	1268	1268	1171	1705	1705	1577
R ²	0.113	0.141	0.281	0.049	0.104	0.181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0%、5%和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从表7可知,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东部和中西部官员对超额经济目标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东部地区相对于西部地区,市长的任期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更强,西部地区市委书记任期的影响更强。(2)东部市长和市委书记任期的变动对超额经济目标产生“倒U”型影响。虽然市长和市委书记在最终的回归结果中都不显著,但在基准回归中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加入控制变量后仍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只有在加入滞后期变量时才不显著。因此,东部地区市

长任期的变动对超额经济目标有重要影响。在对市委书记任期进行回归时都不显著,所以东部地区市委书记任期的变动对超额经济目标没有显著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市委书记任期的变动对超额经济目标产生“倒U”型影响,市长的“倒U”型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相对市委书记,东部地区市长任期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更显著,验证了假说3。(3)东部官员的年龄对超额经济目标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官员的年龄越大则对超额经济目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意味着东部高

龄官员比中西部高龄官员晋升的动力更大,发展经济的热情更高。(4)东部地区高学历官员对超额经济目标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中西部地区官员的学历对经济目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东部地区集中的教育资源和高学历的官员以及对教育和知识的重视密切相关。丰富的教育资源使东部地区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东部地区对教育和知识的重视可能使人们对高学历官员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更加信赖,因此高学历官员对经济增长目标有更大的影响力,而高学历的官员也倾向于制定更高的经济目标。

(5)东部和中西部理工专业背景的官员对超额经济目标有显著的负影响,但官员专业背景对中西部地区的超额经济目标的负影响并不显著。(6)相比中西部地区,党代会的召开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影响更大,这可能与东部地区距离政治中心更近,受中央政府的影响更大有关。重要赛事的举办对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却有显著的负影响,这可能与中西部较少举办重要赛事有关。在样本中,中西部地区举办的重要赛事仅有5次,而东部地区则多达202次。

表8 一、二线和三、四、五线城市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超额经济目标的影响

变量	一、二线城市			三、四、五线城市		
	submay	0.347** (0.143)	0.355** (0.146)	0.442*** (0.141)	0.143 (0.127)	0.074 (0.116)
sub	-0.127 (0.202)	-0.105 (0.201)	-0.086 (0.149)	0.648*** (0.139)	0.520*** (0.136)	0.468*** (0.112)
submay ²	-0.022 (0.015)	-0.022 (0.015)	-0.033** (0.015)	-0.015 (0.016)	-0.013 (0.014)	0.012 (0.011)
sub ²	0.020 (0.023)	0.019 (0.023)	0.011 (0.015)	-0.058*** (0.017)	-0.050*** (0.017)	-0.047*** (0.014)
age	-0.457 (0.334)	-0.471 (0.329)	-0.260 (0.293)	-0.455** (0.187)	-0.401** (0.187)	-0.447*** (0.157)
sch	-0.038 (0.222)	-0.021 (0.220)	-0.013 (0.174)	0.394*** (0.120)	0.200* (0.113)	0.022 (0.089)
maj	-0.505** (0.241)	-0.474* (0.241)	-0.157 (0.194)	-0.100 (0.136)	-0.164 (0.138)	-0.248* (0.126)
pro	-0.077 (0.166)	-0.098 (0.167)	0.049 (0.138)	0.115 (0.188)	0.079 (0.177)	0.044 (0.150)
trans	0.416 (0.251)	0.422* (0.242)	0.197 (0.183)	-0.068 (0.189)	-0.025 (0.178)	-0.009 (0.146)
corr	-0.129 (0.220)	-0.103 (0.228)	-0.181 (0.207)	-0.273 (0.204)	-0.152 (0.201)	-0.004 (0.169)
par	0.142 (0.114)	0.180 (0.147)	0.260** (0.119)	0.271*** (0.072)	-0.035 (0.084)	0.167** (0.075)
imact	0.234 (0.227)	0.229 (0.231)	0.161 (0.129)	0.812*** (0.254)	0.768*** (0.223)	0.305* (0.159)
ngoal		-0.133 (0.122)	-0.180* (0.091)		0.645*** (0.082)	0.348*** (0.085)
dipgoal		-0.076 (0.099)	-0.107 (0.077)		0.208*** (0.060)	0.080 (0.057)
digoal_1			0.395*** (0.088)			0.360*** (0.035)
_cons	0.993** (0.457)	2.047* (1.034)	1.610** (0.758)	-0.041 (0.297)	-4.759*** (0.731)	-2.271*** (0.735)
N	585	585	540	2388	2388	2208
R ²	0.100	0.103	0.247	0.070	0.131	0.220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0%、5%和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从表8可知:(1)一、二线城市市长的任期对超额经济增长目标有显著的影响,三、四、五线城市市委书记对经济目标的影响更显著;(2)一、二线城市市长任期的变动对超额经济增长目标产生“倒U”型影响,三、四、五线城市市委书记任期的变动对经济目标产生“倒U”型影响;(3)从官员特征来看,三、四、五线城市官员年龄与经济增长目标呈负相关关系。

(三)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

1. 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经济目标完成情况的

影响。如表9所示,经济目标的完成受到省级和国家经济目标以及上一年市级经济目标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省级经济目标,其次是上一年市级经济目标,最后是国家经济目标。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方面,国家、省和市之间可能也存在“层层加码”现象。如果上一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较高或对经济增长更重视,会对下级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下级政府更好地完成所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此外,官员的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情况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9 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经济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submay	0.384*** (0.058)	0.996*** (0.196)	0.899*** (0.190)	0.289* (0.153)	0.251* (0.152)
sub	0.450*** (0.060)	1.009*** (0.236)	0.872*** (0.228)	0.426** (0.176)	0.317** (0.158)
submay ²		-0.079*** (0.022)	-0.073*** (0.020)	-0.031* (0.016)	-0.027* (0.016)
sub ²		-0.067** (0.027)	-0.057** (0.026)	-0.038* (0.021)	-0.032* (0.018)
age			-1.808*** (0.459)	-0.168 (0.302)	0.064 (0.264)
sch			-0.194 (0.216)	0.273 (0.170)	0.134 (0.150)
maj			-0.571* (0.315)	-0.137 (0.235)	-0.192 (0.218)
pro			0.445 (0.451)	0.605 (0.415)	0.533 (0.421)
trans			-0.434 (0.429)	-0.517 (0.387)	-0.489 (0.398)
corr			0.110 (0.446)	-0.123 (0.308)	-0.219 (0.335)
par			0.755*** (0.131)	-0.103 (0.111)	-0.158 (0.116)
imact			1.537*** (0.283)	-0.046 (0.207)	-0.154 (0.169)
fgoal				1.053*** (0.058)	0.869*** (0.061)
fngoal				0.014 (0.074)	0.119* (0.071)
fgoal_1					0.252*** (0.034)
_cons	9.264*** (0.243)	7.429*** (0.404)	7.855*** (0.442)	-1.526** (0.681)	-3.066*** (0.714)
N	2986	2986	2973	2973	2748
R ²	0.088	0.098	0.124	0.389	0.416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0%、5%和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2. 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超额经济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由表 10 可知,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任期对超额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有显著的正影响。这说明官员的任期对超额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影响较大,在任期内对经济目标的完成有显著的“倒 U”型影响。相对来说,市委书记的影响更显著。

3. 异质性分析和进一步探讨。官员任期与特征对超额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的异质性分析和进一步探讨,本文仍然分别按照东部和中西部,一、二线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分组进行分析。表 11 报告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表 12 报告了一、二线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的影响。

表 10 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超额经济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submay	0.059 (0.037)	0.317** (0.137)	0.324** (0.140)	0.305** (0.145)	0.227 (0.138)
sub	0.113** (0.044)	0.404** (0.189)	0.451** (0.182)	0.431** (0.179)	0.342** (0.151)
submay ²		-0.034** (0.015)	-0.034** (0.016)	-0.032** (0.016)	-0.020 (0.015)
sub ²		-0.035 (0.022)	-0.039* (0.021)	-0.038* (0.021)	-0.030* (0.017)
age			-0.259 (0.287)	-0.203 (0.298)	-0.029 (0.235)
sch			0.246 (0.175)	0.248 (0.171)	0.119 (0.146)
maj			-0.163 (0.232)	-0.157 (0.233)	-0.166 (0.196)
pro			0.595 (0.419)	0.597 (0.419)	0.524 (0.410)
trans			-0.511 (0.388)	-0.508 (0.390)	-0.493 (0.389)
corr			-0.108 (0.311)	-0.098 (0.308)	-0.227 (0.331)
par			-0.051 (0.116)	-0.084 (0.126)	-0.101 (0.127)
imact			0.042 (0.202)	-0.002 (0.204)	0.063 (0.149)
ngoal				0.040 (0.068)	0.017 (0.060)
difpgoal				0.059 (0.061)	0.015 (0.055)
difgoal_1					0.338*** (0.044)
_cons	0.178 (0.177)	-0.686** (0.307)	-0.956*** (0.343)	-1.309** (0.512)	-0.940** (0.451)
N	2986	2986	2973	2973	2748
R ²	0.006	0.010	0.015	0.016	0.080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0%、5%和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由表 11 可知:(1)东部官员的任期对超额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情况没有显著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东部超额经济目标的完成受官员任期的影响更小。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制度相对更加完善和稳定,相关政策的执行具有较强的连续性。(2)中西部地区市委书记的任期对超额经济目标的完成有显著的正影响,并且任期内对超额经济目标完成的影响呈显著的“倒 U”型。(3)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差额完成情况显著地受到省级超额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东部地区受省级超额经济目标完成的影响不显著。东部地区受上一

年超额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比中西部地区大。这表明东部地区超额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更多地依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

由表 12 可知:(1)一、二线城市市长对超额经济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显著为正,三、四、五线城市市委书记对超额经济目标完成情况有显著的正影响;(2)一、二线城市市长和三、四、五线城市市委书记任期的变动都对经济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呈“倒 U”型,但三、四、五线城市市委书记任期变动的影响较显著;(3)一、二线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官员特征对经济目标的完成情况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 11 东部和中西部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超额经济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

变量	东部			中西部		
submay	0.295 (0.216)	0.281 (0.227)	0.112 (0.195)	0.279 (0.186)	0.238 (0.189)	0.149 (0.204)
sub	0.004 (0.239)	-0.032 (0.234)	-0.106 (0.191)	0.842*** (0.249)	0.796*** (0.247)	0.726*** (0.225)
submay ²	-0.034 (0.023)	-0.034 (0.024)	-0.016 (0.019)	-0.025 (0.023)	-0.020 (0.023)	-0.004 (0.025)
sub ²	0.011 (0.027)	0.014 (0.027)	0.015 (0.020)	-0.085*** (0.028)	-0.080*** (0.028)	-0.072*** (0.025)
age	-0.505 (0.438)	-0.554 (0.494)	-0.455 (0.386)	-0.202 (0.382)	-0.075 (0.377)	0.082 (0.330)
sch	0.164 (0.308)	0.103 (0.292)	-0.064 (0.238)	0.258 (0.189)	0.287 (0.194)	0.197 (0.178)
maj	-0.432* (0.257)	-0.487* (0.271)	-0.391** (0.192)	0.066 (0.390)	0.037 (0.386)	0.054 (0.360)
pro	1.122 (0.825)	1.134 (0.828)	0.857 (0.802)	0.140 (0.265)	0.151 (0.264)	0.172 (0.252)
trans	-0.941 (0.701)	-0.971 (0.717)	-0.891 (0.719)	-0.091 (0.278)	-0.102 (0.277)	-0.097 (0.264)
corr	-0.246 (0.506)	-0.158 (0.482)	-0.090 (0.470)	0.062 (0.371)	0.144 (0.368)	0.004 (0.389)
par	-0.167 (0.253)	-0.237 (0.223)	-0.248 (0.215)	-0.012 (0.109)	0.064 (0.129)	0.046 (0.146)
imact	0.090 (0.209)	0.155 (0.214)	0.140 (0.134)	-1.039*** (0.210)	-1.090*** (0.215)	-0.361 (0.219)
ngoal		0.157* (0.087)	0.120 (0.080)		-0.117 (0.085)	-0.122 (0.089)
difpgoal		-0.041 (0.128)	-0.083 (0.098)		0.139** (0.058)	0.113* (0.060)
difgoal_1			0.569*** (0.066)			0.196*** (0.043)
_cons	0.293 (0.390)	-0.635 (0.790)	-0.079 (0.782)	-1.838*** (0.493)	-1.160* (0.659)	-0.986 (0.675)
N	1268	1268	1171	1705	1705	1577
R ²	0.016	0.018	0.125	0.030	0.036	0.073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0%、5%和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表 12 一、二线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官员任期、官员特征对超额经济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

变量	一、二线城市			三、四、五线城市		
submay	0.308 (0.246)	0.364 (0.259)	0.371* (0.215)	0.244 (0.166)	0.209 (0.169)	0.132 (0.166)
sub	-0.510 (0.385)	-0.498 (0.409)	-0.416 (0.343)	0.735*** (0.209)	0.679*** (0.207)	0.537*** (0.179)
submay ²	-0.038 (0.028)	-0.040 (0.030)	-0.041 (0.026)	-0.021 (0.019)	-0.018 (0.019)	-0.007 (0.018)
sub ²	0.055 (0.039)	0.057 (0.042)	0.044 (0.033)	-0.070*** (0.025)	-0.066*** (0.025)	-0.052** (0.020)
age	-0.828 (0.713)	-0.997 (0.851)	-0.705 (0.776)	-0.186 (0.346)	-0.097 (0.347)	0.032 (0.279)
sch	0.527 (0.739)	0.500 (0.692)	0.337 (0.623)	0.195 (0.169)	0.186 (0.174)	0.076 (0.145)
maj	-0.346 (0.402)	-0.326 (0.437)	-0.203 (0.356)	-0.150 (0.283)	-0.143 (0.284)	-0.169 (0.244)
pro	1.617 (1.575)	1.529 (1.548)	1.694 (1.562)	0.301 (0.261)	0.289 (0.260)	0.136 (0.221)
trans	-1.467 (1.436)	-1.399 (1.430)	-1.602 (1.507)	-0.237 (0.259)	-0.219 (0.259)	-0.133 (0.215)
corr	-0.829 (0.819)	-0.810 (0.769)	-1.193 (0.903)	0.124 (0.332)	0.162 (0.329)	0.065 (0.355)
par	-0.282 (0.587)	-0.110 (0.608)	-0.050 (0.570)	-0.030 (0.083)	-0.112 (0.099)	-0.141 (0.111)
imact	0.161 (0.345)	0.229 (0.306)	0.302 (0.209)	-0.205 (0.242)	-0.278 (0.245)	-0.201 (0.188)
ngoal		-0.277** (0.123)	-0.095 (0.104)		0.110 (0.079)	0.064 (0.073)
difpgoal		-0.168 (0.175)	-0.181 (0.151)		0.095 (0.059)	0.058 (0.054)
difgoal_1			0.565*** (0.195)			0.306*** (0.044)
_cons	1.724*** (0.638)	3.986*** (0.953)	1.908*** (0.688)	-1.459*** (0.393)	-2.311*** (0.567)	-1.610*** (0.544)
N	585	585	540	2388	2388	2208
R ²	0.021	0.025	0.068	0.029	0.034	0.118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差; *、**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0%、5%和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五、结论

本文从地级市层面探讨了官员的任期和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及其完成情况的影响,得出结论:一是从整体来看,市委书记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及完成的影响更显著,体现在市委书记在任期内对经济增长目标及超额目标的影响都很显著,高年龄的市委书记倾向于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并且市委书记的理工背景对经济目标有负的影响。二是从官员任期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及完成情况的影响来看,市委书

记在任期内对经济增长目标及完成情况有较为明显的“倒U”型影响。三是从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市长任期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目标及完成情况的影响更强,中西部地区市委书记任期的变动影响更强。从一、二线和三、四、五线城市分组来看,一、二线城市市长任期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目标及完成情况的影响较大。这说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官员任期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方式存在差别。四是党代会的召开和省与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具有较强的正影响。

注:

①对少数当年没有制定具体增长目标的城市采用该城市最近五年规划中制定的经济目标数据,部分以增长区间表示的取其平均值。

参考文献:

- 马亮,2013:《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公共管理学报》第2期。
- 邱法宗 张零星,2007:《关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系统构建的几个问题》,《中国行政管理》第3期。
- 孙伟增等,2014:《地方官员晋升与环境治理——基于2004—2009年中国86个重点城市的经验证据》,《清华大学学报》第4期。
- 陶然等,2009:《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经济研究》第7期。
- 陶然等,2010:《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第12期。
- 王汉生 王一鸽,2009:《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王贤彬 徐现祥,2010:《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第6期。
- 王永钦等,2007:《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第1期。
- 徐风华 俊杰,2006:《“十一五”规划指标体系更新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改进》,《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
- 杨其静 郑楠,2013:《地方领导晋升竞争是标尺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世界经济》第12期。
- 姚洋 张牧扬,2013:《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第1期。
- 张军 高远,2007:《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经济研究》第11期。
- 张军,2008:《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经济学(季刊)》第1期。
-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 周黎安,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6期。
- 周黎安等,2015:《“层层加码”与官员激励》,《世界经济文

汇》第1期。

- 周黎安,2008:《转型中的地方政府》,格致出版社。
- Alesina, A., N. Roubini & G. D. Cohen (1997), *Political Cycles and the Macroeconomy*, MIT Press.
- Baicker, K. (2005),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state spend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2): 529—544.
- Burtless, G. et al(1998), *Globaphobia: Confronting Fears about Open Trad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Huang, Y. (2002), “Managing Chinese bureaucrats: A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Political Studies* 50 (1):61—79.
- Landry, P. F. (2003),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mayors in post-Deng China”,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7:31—58.
- Li, H. & L. Zhou(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China’s personnel contro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743—1762.
- MacRae, C. D. (1977), “A political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2):239—263.
- Martinez-Vazquez, J. & R. M. McNab(2001),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31(9):1597—1616.
- Opper, S. & S. Brehm(2007), “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 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 Lun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 Qian, Y. & B. R. Weingast(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4):83—92.
- Qian, Y. & G.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5): 1143—1162.
- Shirk, S. L. (199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ang, D. L. (2006),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olitical discontents in China”,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9:143—164.

(责任编辑:陈建青)

(校对:谭易)